



母亲的清明

□王永林

清明,是二十四节气的第五个节气。斗指乙,太阳到达黄经15°,便为清明。清明节气因节令期间万物生长于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气清景明,万物皆显”而得名。清明是反映自然界物候变化的节气,这个时节阳光明媚、草木萌动、百花盛开,自然界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中国南方地区,此时已呈气清景明之象;北方地区开始断雪,气温上升,春意融融。

每年的清明在公历4月4日至6日之间,以4月5日最为常见。在二十四节气之中,清明是唯一一个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时节。清明节气在时间和天气物候特点上为清明节俗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而清明节俗又为清明节气赋予了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内涵。清明节又称踏青节、行清节、三月节、祭祖节等,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周代,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它最初是一个与农业相关的节气,标志着春耕春种的开始。

清明节也是祭祀祖先的重要节日。这一习俗源于古代帝王将相的墓祭之礼,后来逐渐普及到民间。在这一天,人们会前往祖先的墓地进行扫墓祭祖,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敬意。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符号。

提起清明,中华儿女心里就会淙淙流淌穿越千年的一首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唐代诗人杜牧这首诗描写的是江南清明时节细雨纷纷飘洒,路上羁旅行人想起先人落魄断魂的情景,展现人们悼念逝去亲人时伤心欲绝、悲思愁绪的状态。接着,诗人笔锋一转,象征着生机与天真的牧童,指着一片一片粉白的云朵般的杏花丛中小村庄那个酒幌,路人愁绪顿时消散。节日里生与死的交织,冷与热的碰撞,笑与泪的和解,动与静的邂逅,是对清明的最好注解,认证了中国人独有的生死哲学。

关于清明节的由来,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相传在春秋时期,晋文公为了纪念忠诚的臣子介子推,下令在清明节这天禁止生火,只吃冷食。这个传说不仅丰富了清明节的文化内涵,而且使清明节充满了温情。

①

刚记事儿时,我曾一度以为,清明,那是专门为母亲准备的日子,清明就是母亲的清明。逝者如斯,转眼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一个甲子了。那是60年前黑沉沉雨纷纷的一天,我们披麻戴孝,大哥摔了灰黑色的“丧盆子”,母亲就被亲友和乡里们哭天喊地送走了,去了一个叫“永远”的地方。那雨,是淅淅沥沥透彻肌肤的,那是我记忆中的第一场清明雨,也是一场最冷酷的雨,把母亲的棺木打得冰凉。母亲能够成为我们的母亲,还曾经历了一点误会。姥姥孙家是杨树林乡五里坨子的大户人家,父亲去姥姥家相亲,给他介绍的本是腼腆的母亲,而在父亲的感觉里,误以为给他牵线的是一个帮助端茶倒水的姑娘——姥爷的亲叔伯妹妹,后来我的姑姥姥。姑姥姥比母亲小两岁,她俩高矮相当,模样相仿。明显的区别是她比母亲眼睛稍大,眼皮儿更双。等去过彩礼的时候,父亲才明白自己相亲时看错了对象。后来姑姥姥也嫁到了我们村。前年,我去给父母上坟,发现紧挨着他们莹地的西侧,也就是百八十米的地方,立着姑姥爷和姑姥姥的墓碑,不知这是缘分还是守望相助?

母亲和父亲结婚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母亲走的时候,大哥12岁,二哥9岁,最小的妹妹只有3岁。我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走得这么无情,这么匆匆?勤劳的母亲走了,没有留照片,没有姓名,没有嘱托。我隐约听说,只留下一对银手镯。我渐渐长大了,曾刻意去寻找她的照片,好留个念想,在家里外头有什么委屈的时候,还可以偷偷地向她倾诉。但我找遍了所有可能的地方,却大为失望。不知是她和父亲结婚时压根儿就没留个影,还是在她走的时候一起和她灰飞烟灭了,抑或是她怕我们总是想她,事先有了周密安排,轻手蹑脚走个真干净。

②

经年魂梦却分明。60年里,只能和她在梦里相见,母亲周正的脸上总是写着忧伤。有时越是想她是什么样子,就越想不起来她的模样;有时想太劲儿了还幻觉她是不是走失了漂泊到异乡;也有时胡思乱想她是不是在那边时间太久了,把撒手扔到这边的孩子们都给忘了……

母亲没有留下姓名,60年代一大家人过年请神供奉宗谱的时候,我心里明镜似的,最令我揪心的“王孙氏”就是她,一个可怜的通用的格式化的可复制的名字。当我看到姑姥姥墓碑上优雅的名字之后,就更不理解母亲为什么没有大名。

母亲是亲情中最亲近最宝贵最无私最伟大最不可替代的角色,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呼唤,比叫一声妈更打动人的心灵,可我却没妈没娘可叫可喊。有妈的人,永远也体会不到从小就没了妈的那种悲惨。每当有人唱起《世上只有妈妈好》《母亲》,人家是自豪激动,我是哭妈的泪水在奔涌;每当万家灯火万家团圆的时候,人家可以尽享天伦之乐,我却要承受无尽的失落和悲痛;每当去参加亲友幸福得不能再幸福的婚庆,我都会因为母亲的缺席而把控不住自己的感情。如果说人间有十分温暖的话,没妈的人,至少会失去九分疼爱,八分关怀,七分欢愉。有妈的人,想妈了可以给她打个电话,特别是逢年过节回家有个奔头儿,可以吃妈给包的酸菜馅水饺,或者安排老妈去打卡旅行,甚至在她面前撒个娇。而我们,却只能面对她那孤零零的一抔黄土,在梦中做那黄土上陪伴她的萋萋荒草,而无处话凄凉。

因为过早地成了没妈的孩子,每到清明,不管老天是否雨纷纷,那份怀念、悲伤、沉痛和不舍都会使我欲断魂。10年前父亲走了,在给他烧3周年的时候,我从我婶儿(我们这样称呼继母)那里,接过了母亲留下的唯一的念想——那副银镯子。当年,为了给母亲治病,亲人曾几次想变卖这副手镯,但母亲都没答应。她莫不是想把这爱的信物作为念想,让它永远护佑着孩子,陪伴着他们健康成长,激励我们砥砺前行?我婶儿把手镯交给我的时候,窗外飞来一只黄蝴蝶,婶儿一脸庄重,我感到了非同寻常的情意和沉重。

③

又是一年清明时,当我在墓地从衣兜里拿出那副镯子给妈看,我感受到了如在的神明。面对另一个世界的母亲,我看见了妈依然年轻的脸,那美丽的脸永远绽放在33岁的春天里。60年的岁月无情地隔在我们中间,如今我已是古稀之年了,而作为母亲,她却永远停留在年轻的33岁,我多想她能再戴上那副手镯。

我知道是痼疾把母亲夺走的。假如现在有现在的条件,母亲一定不会走得那么匆匆。现如今人们富裕了,医疗发达了,过去的痼疾已不算什么病了。那天,微信里问起一位同学,她的老母亲已经99岁,还耳不聋眼不花的,仍能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张扬着东北人的豪爽与性情,我说她比我幸福60年的光景。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清明,集扫墓与踏青、哀思与欢愉、死去与再生于一身,它既是一个寄托哀思缅怀前人的日子,又是向着未来放飞希望的节日。这个时节阳光明媚、草木萌动、惠风和畅、万物皆显、气清景明,中华大地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是一年里最清爽明净的时光。和煦的风,散发着春天的清香;清凉的雨,洋溢着温润的气息;娇娆的花,渲染出斑斓的色彩;翠绿的枝叶,伸展着成长的热望。经历了一个严冬的人们,无不意气风发耳清目明,无不为渐浓的春意而焕发出诗意的梦和奋斗的激情……

人们或许都在思索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清明?我忽然觉得,过一次清明,就应是对人生意义的一次思考升华、明白清醒;过一次清明,就应是如何面向未来的自信坚定、加油赋能!我想,从小就失去了母亲,寸草心不能报三春晖,是一生最大的遗憾和不幸,但“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恰是由于那些不可避免的折磨人的苦难,强健了体魄、壮实了筋骨、张扬了犟性,让人在悲伤和压抑的境遇里,争气、长脸,活出一种高尚高昂和高洁的天地。

或许,先人创造了清明节,正是为了提醒我们:慎终追远,且惜当下……

我们所种下的春天

□王爽

允许我
用懵懂的眼神
注视你巍巍的青黛
及青黛后白山松水的底蕴
我曾不止一次想呼喊
可总觉得声音浅显
无力且苍白

我只有俯下身去
轻拈一缕柔软的风
蘸着带露的蕊
给你写信。告诉你
我及我们正播种的春
一日比一日深

一行行码起的文字像高楼
芦芽、艾草、小雏菊
占据着标点的位置
车辆有序穿行
那是我的思绪在驰骋
摘几片翠绿的呼吸
点上稻香的韵脚
承接、转合,鲜嫩欲滴
老农的锄头和机耕车的马达
在袅袅炊烟中熠熠生辉
这些光明的事物

是岁月留下的翅膀
是骨质的软语

在许多日子里
我用她们充盈过贫瘠
并挺直了腰身
一挺再挺
直至成为一竿竹或一棵松
甚至一种符号
一种意向

当你解开信封的铃印
也许已是秋天——
不要急于碰落
一枚果子
抑或一盘葵花向阳的祈盼
还有一江春水
流过的串串芳香

在琅琅书声中
太极老者的剑锋上
创业者年轻脚步里
你会寻到季节中葳蕤的万物
正在打开优美的弧线
生长并延长闪光的文字

时间刻在松花石上

□纪洪平

所有已知的历史文献,都被各种文字铭记。现代的数码印刷,还有清晰无比的照片、视频,五花八门的先进设备,唯恐错过或落下这个辉煌时代的细节。

印刷术发明前的竹简,抑或更遥远的青铜时代,钟鼎文牢牢凝固了岁月。那些没有文字明确的历史,最后被结绳牢记了。连绳子也无法套住的上古往事,只能口口相传,成了神话传说。大自然最终还是留下了时间的痕迹,那就是地质中存在的会唱歌的石头。

古人说石之美者为玉,玉离不了石,故称玉石。神州大地似乎处处都有精美的玉石。著名的新疆和田玉、甘肃祁连玉、四川的碧玉、江西东陵玉、广东信宜玉、江苏的水晶和雨花石、浙江黄蜡石、河南独山玉、湖北绿松石、内蒙古巴林石、山西的玉髓、北京的京白玉、河北的玛瑙、山东泰山石、黑龙江龙江玉、辽宁岫岩玉……还有吉林的长白玉和松花石。

能工巧匠们将绿、青、黄、褐、紫、红和黄中带绿、紫中带黄,各种颜色的松花石,像八旗兵一样,按不同颜色仔细琢磨,打造出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帝王的皇家御用气象。

不是端石、歙石、洮石和红丝石不好,也不是四大名砚盖不过松花砚的风头,而是大清皇帝们不敢忘本。他们深知白山黑水的滋养有多丰腴,知道田黄石、和田玉的柔和温润,更知道江南细雨慢慢侵蚀的厉害,能将坚硬的巨石,变成皱皱透透的灵璧石。他们害怕一个庞大帝国,被一块石头绊倒在温柔乡里。他们一手紧握刀枪,一手挥毫泼墨,纸上的千军万马,总能踏破霜冷长河的故乡,直扑梦里的京华烟云。

《山海经》中的不咸山,也就是如今的长白山,一直流传着种种神话。仿佛有一只手将这个流域的故事,纷纷藏在了松花石的心中。当松花石得到皇家封号后,天然的披红挂绿,而且还大红大紫。

康熙两次东巡吉林,他检阅水师,备战沙俄,巩固边疆,顺便带回一块“磨刀石”,随后发现此石发墨快,且不凝墨,遂将其命名为“松花石”。在大国工匠精心制作的松花砚里,溅起了大清王朝鼎盛的浪花,于是康熙帝写下《松花石制砚说》,“盛京之东,砥石山麓,有石壘墨,质坚而温,色绿而莹,文理灿然,握之则润液欲滴,有取作砺具者。朕见之,以为此良砚材也……”

康熙三十年(1691),内务府造办处在武英殿专设松花石砚作坊和开采松花石的专司衙门,并给松花砚题砚铭:“寿古面质润,色绿而声清,起墨益毫,故其宝也。”

雍正即位后,征调3名琢砚高手,专门从事松花砚制作。

号称“玉痴”的乾隆帝,将松花砚作为“天赐圣物”,将祖父、父亲以及自己钟爱的6方松花砚载入《西清砚谱》之首,并亲题序铭。他认为松花砚完全可与端砚相媲美,写诗赞曰:

长白分源天汉江,
方流瑞气孕灵庞。
琢为砚者文之焕,
较以品知歛可降。
起墨益毫功有独,
匪奢用朴德无双。
昨来偶制龙宾谱,
宝重三朝示万邦。

风流儒雅的乾隆帝对松花砚情有独钟,三下江南携带了20件宝物,松花葫芦砚便是其中之一。以帝王的审美,动用国家力量来追求玉石艺术,终



于将中国制玉工艺推上了巅峰,古玩行里一句人人皆知的术语:乾隆工!

历朝历代,古今中外,皇家的审美取向,一直引领和左右着整个时代的潮流。在大清王朝最鼎盛的雍正朝和乾隆朝时期,中国的制瓷工艺、制玉工艺等手工技术,均达到了登峰造极、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的文人士大夫,都以拥有一方来自东北的松花砚为荣。设在吉林市的打牲乌拉为朝廷采购贡品机构,除了为皇室采补人参、貂皮、东珠、鲟鱼、蜂蜜、松子等东北特产,还专门从松花江流域采集、制作松花砚,以满足宫廷的需求。

在皇家不惜工本追求至臻艺术技巧的同时,诞生于这个王朝的另一座文学高峰就是《红楼梦》。书中开篇指出的大荒山,后世有一些文化学者考证为长白山。不论真相如何,单从历史地理和文化情感方面来看,颇具神性的长白山地区适合繁殖生长各种传说和奇思妙想。开天辟地之后,留下天池的神秘。站在天池岸边,感受万物空灵,一部《红楼梦》又怎能道尽其中所有故事。

长白山地区特有的每棵珍稀树种,都将自己的生命融入松花石之中。松花石特有的绿色宛如长白山之春,黄色又如秋天静美,紫色恰似皇家御笔册封的喜色……

松花石虽然开采时间较晚,清代才出现。却因诞生在大清的龙兴之地,受到皇家特别关注,可谓“砚中官窑”,其内在品质和颜色多样,也备受古今文人的喜爱。

一块历经8亿年的松花石,表面的花色纹理像史前的松针,凝固了时间。大清朝又在上边雕刻了封建王朝最后的辉煌。

